

I am Liu Yuejin

刘震云 著

我叫刘跃进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I am Liu Yuejin

我叫 刘跃进

刘震云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叫刘跃进 / 刘震云 . 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354 - 3581 - 1

I . 我 ...

II . 刘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8080 号



亿品传媒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 谷芑

装帧设计: 胡湖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 - 8767930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 027 - 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6 千字

印数: 1 - 20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刘震云，1958 年生于河南延津县。

1982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腔废话》

《手机》等；

中短篇小说

《塔铺》

《新兵连》

《单位》

《一地鸡毛》

《温故一九四二》等。

作品多次获奖、被评介、改编和翻译。



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

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噗啼”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深藏在作品的整体和每一个细节中。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1
第二章	任保良	6
第三章	韩胜利	10
第四章	刘鹏举	14
第五章	严格	18
第六章	瞿莉	25
第七章	马曼丽 杨玉环	32
第八章	青面兽杨志	37
第九章	老蔺 贾主任	40
第十章	韩胜利	49

目录

目录

- 第十一章 曹无伤 光头崔哥 54
第十二章 瞿莉 59
第十三章 **刘跃进** 64
第十四章 青面兽杨志 71
第十五章 青面兽杨志 80
第十六章 严格 86
第十七章 刘鹏举 麦当娜 95
第十八章 赵小军 100
第十九章 老邢 107
第二十章 **刘跃进** 112

- 第二十一章 青面兽杨志 114
第二十二章 老邢 121
第二十三章 青面兽杨志 128
第二十四章 瞿莉 133
第二十五章 马曼丽 袁大头 142
第二十六章 韩胜利 151
第二十七章 老蔺 159
第二十八章 老齐 167
第二十九章 **刘跃进** 168
第三十章 小胖子 176

第三十一章	方峻德	179
第三十二章	老邢	182
第三十三章	刘跃进	187
第三十四章	老邢	191
第三十五章	刘跃进	192
第三十六章	马曼丽	198
第三十七章	曹哥	202
第三十八章	严格	205
第三十九章	老蔺	207
第四十章	刘跃进	211
第四十一章	曹哥 八哥	214
第四十二章	老邢	215
第四十三章	孙悟空	216

目录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老甘嗓子坏了，说话用的是气声。说话费劲，还说。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老甘过来结账，收过钱，坐对面说，旁边五环路，大红门桥，昨天傍晚，一人从桥上跳了下来。想寻死，却没死成，只轧断一条腿。但五环路上，五辆车“砰砰”追尾。一辆“奔驰”横了过来，旁边车道上，一辆山西的运煤车，又将“奔驰”撞飞了。“奔驰”落下来，又一头撞到大红门桥的桥墩上。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盆骨摔碎了，女的当场死亡。这事还刚开头，死的这女的，却不是那男的老婆，而是一个第三者。这头儿事故还没处理完，那边医院乱成了一锅粥。老甘：

“你不能说这是大意，真没想到。”

杨志心里正有事，没理这事，抄起桌上的腰包：

“老甘，这回的烧饼，用的是啥面呀，一股哈喇气。”

老甘：

“让你吃出来了。但你说错了，这回不怪面，怪上头的芝麻。卖芝麻的老胡，把去年的陈芝麻，掺到今年的新芝麻里。透过一粒芝麻，我算看透一个人。”

这时间：

“上回让你找那人，你找着没有？”

杨志和老甘是山西老乡，老甘是忻州人，杨志是晋城人，虽然一个是晋北，一个是晋南，但毕竟是老乡。杨志常到“忻州食府”吃饭，却不是冲着老乡不老乡，而是冲着老甘熬的羊汤。老甘羊汤熬得好，羊的骨头架子，也是从集贸市场买来的；骨头架子是一样的骨头架子，但老甘熬出的羊汤，就是比别人家熬得鲜、浓、香。老甘仗着羊汤熬得好，便在烧饼、凉菜、热菜上做些手脚。杨志又不喜。杨志听人说，老甘的羊汤所以好喝，是因为他在羊汤里，放了大烟壳子，人一喝容易上瘾。上月二十五号夜里，老甘一家正在睡觉，一个贼溜了进来。事后能看出，贼是过路贼，没来踩过点，也不了解老甘。饭店前脸是些桌椅板

凳，没啥可偷的；后脸厨房放些锅碗瓢盆，也没啥可偷的；贼好不容易撬门进来，还是惦着偷点儿钱。贼以为钱放在卧室，一家人睡觉的地方；但老甘有心眼，钱没放在卧室，一天盘点完，把钱裹在一塑料袋里，放在厨房一芝麻坛子里。坛子上边是芝麻，里面却埋着钱。老甘不把钱放到卧室，是怕老婆孩子乱拿；本为防老婆孩子，谁知防着了贼。贼在卧室摸了一遍，柜子箱子，一家男女脱下的衣服，连老甘枕头边都摸了，只摸出三块五毛钱。贼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蹲在床边犯愣。没想到老甘早醒了，就是没吱声，看贼蹲床边犯愁，终于忍不住了，“嘀嘀”笑了两声。他大喊“捉贼”贼不怕，这阵势贼见多了，有人突然发笑，老甘嗓子坏了，用的又是气声，那贼吓得头发都支棱了，自己大喊一声“有贼”，夺门而出。但贼不走空，窜过前脸饭厅时，把老甘挂在墙上的皮夹克给顺走了。皮夹克里没有钱，皮夹克说起来也不是皮的，是仿皮的；就像老甘的饭店，巴掌大一点儿地方，却叫“忻州食府”；但皮夹克口袋里，却有一个小学生算术本。“忻州食府”旁边是一集贸市场，再过去是一建筑工地，许多卖菜的，建筑工地的民工，也常到老甘的“忻州食府”吃饭。来吃饭的，都是为了吃饱，不是为了吃好，就给老甘在饭菜上做手脚留下了空当。这些人，身上的钱是有数的，吃着吃着，钱不够了，就欠下老甘许多账。单个儿来吃饭的，一般不欠账，一顿饭吃多少钱，事先都盘算好了；三五个人来，一人请客，容易欠账。因有人请客，大家就放开了，吃着喝着，菜不够了，酒不够了，请客的又假仗义，再要酒菜，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欠账，下次来吃饭时再还。这一笔笔账，就记在这算术本上。算术本，就装在皮夹克衬里的口袋里。本来账本没在皮夹克口袋里，老甘就把它挂在墙上，与皮夹克并排。一天，在集贸市场卖羊骨头架子的内蒙的老塔，到“忻州食府”来吃饭，等菜的间歇，闲来无事，从墙上摘下这本看，边看，边大声朗诵欠账人的名字，及他们欠下的钱数。老塔念得起劲，老甘看饭馆还坐着别的客人，怕这事传出去，欠账的人会不高兴，影响自个儿的生意，便从老塔手里，一把夺过账本，顺手掖到了皮夹克口袋里。本来是偶尔一掖，之后成了习惯，记过账，就掖到皮夹克里。没想到这账本，被贼给偷走了。账一笔一笔很碎，加起来，估摸有一千多块。其实谁欠“忻州食府”的账，老甘心里也清楚，他心里也有一本账，但账本被人偷了，做生意总显得晦气，也怕查无实据，欠债的人赖账，老甘便想把它找回来。老乡杨志，常来“忻州食府”，言谈话语之中，似与

干这行的人熟；杨志到底是干啥的，老甘没问，杨志也没说过；无非行为举止，能看出个大概；老甘便托杨志，看能否找到这贼。老甘：

“皮夹克我不要了，他把账本还回来，再给他二十块钱。”

现在又问这事，杨志照地上啐了一口痰：

“一边让我找人，一边还收我饭钱，透过一顿饭，我也算看透一个人。”

老甘攥住钱，用气声说：

“瞧你说的，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

杨志没理老甘，拎腰包出门。临出门时，从饭桌上拿一张餐巾纸擦嘴，发现门边桌前，坐着一瘦女孩，在吃一碗羊杂面。但她没吃，看着窗外路过的人发呆。街上的路灯亮了，人走得有些急。杨志离开“忻州食府”，走了半站地，摸口袋掏烟，突然想起自个儿的烟落在了“忻州食府”。想回去取，又觉不值当；便到路边烟摊买了一盒，撕开口，抽出一支，点上，再往前走，刚才在饭馆吃面的那女孩跟了上来，撵上杨志问：

“大哥，玩吗？”

杨志这才知道，刚才吃面的女孩是只“鸡”。留意看，小骨头小脸，也就十七八岁。又盯，发现这女孩不像街边的鸡。街边的鸡看人，眼神都像猫看老鼠，早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了；这女孩看杨志，却像老鼠看猫，说过这话，脸羞得绯红。不是因为她是“鸡”，是这绯红，也不是绯红，是“鸡”在害羞，在世界上已少见，让杨志心动，本不想玩，也想玩了。杨志点了点头。那瘦女孩便领着杨志，往她住处走。杨志边走边问：

“你哪儿人？”

瘦女孩：

“甘肃。”

杨志：

“干多长时间了？”

瘦女孩看杨志一眼，又低下头：

“我说昨天，你也不信。我来北京找俺哥，谁知他换了地方。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也停机了。干这个不为别的，为攒个车票钱。你就当我说瞎话吧。”

杨志倒“噗啼”笑了：

“咱俩这辈子，说不定就见这一面，你干一年，我也没吃多大亏，

你昨天才干，我也没占多大便宜。”

两人又往前走。杨志：

“你多大了？”

瘦女孩抬脸：

“二十三。”

倒出杨志的意料。做这行的都说自个儿小，这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却说自个儿二十三，倒是个老实人。杨志：

“你贵姓？”

瘦女孩：

“免贵姓张，就叫我端端吧。”

杨志知道这“端端”，该是假名。可叫上，答应，就是真名。一个称呼，真与不真，重要吗？说话间，已走出两站路，好像还没到地方。杨志停住脚步：

“还有多远？”

端端指着前边：

“不远，就在前边。”

两人又走。但这“前边”，又走出一站多地，终于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些脏，手挨手，有仨公共厕所，厕所里的汤水，溢到胡同里，路灯坏了，下脚要看地方。走到胡同底，拐过弯儿，又是一条胡同。杨志打量一下左右：

“安全吗？”

端端：

“大哥，领你走这么远，就图个安全。”

终于，走到胡同底。胡同底有间屋子，房门就开向胡同。墙上的石灰缝，横七竖八，抹得跟花瓜似的，能看出这墙过去没有门，屋门是临时圈出来的。屋门是大芯板，风一吹，有些晃荡；门框，是用几根木条钉巴在一起的。端端从裤子里掏出钥匙，弯腰开门，进屋，开灯；杨志看看左右，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心里踏实下来，也闪进了屋。端端扣上门，杨志打量屋子，也就七八平米，靠墙搁着一张床，地上摆着些锅碗瓢盆。端端：

“大哥，开灯还是关灯？”

杨志想了想：

“关灯吧，关灯保险。”

关上灯，两人开始脱衣服。到了床上，杨志知道端端有二十三。手嘴的用处，一切都懂。杨志一开始还主动，待入了港，端端竟开始调理杨志。看她身瘦，杨志本不敢大动，谁知几个回合下来，瘦小的端端，在下边，竟把杨志，玩于股掌之上。杨志这才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杨志本无兴致，心里还想着别的事，现在被端端逗弄得，也兴致大发。正得趣处，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屋顶的灯“啪”的一声被打开，呼啦呼啦，闯进来三条大汉。三人嘴里皆喘着粗气，粗气里喘出酒气。突兀间，杨志被吓出一身汗；一开始以为是警察，但看这三人的糙皮和粗脖子，又不像；反应过来，去抓自己的衣服；但他的衣服，连同那个腰包，早被一大汉抢到怀里。另一大汉二话没说，照杨志脸上，结结实实扇了一巴掌：

“操你妈，敢强奸我老婆！”

杨志光着身子，顾不上捂脸，捂自己的下边：

“大哥，弄错了。”

看端端。这时端端变了一个人，开始捂着自己的脸哭：

“我正在屋里做饭，他窜进来，拿刀逼我。”

这时指了指窗台。窗台上原来放着一把刮刀。第三个大汉抢过那刀，指着杨志：

“公了还是私了？”

杨志这才明白，他遇上了打劫团伙，端端就是他们放到外面的鱼饵，杨志一不留神，咬着了这钩。杨志这才明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抢衣服的大汉，开始毫不在意地搜杨志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钱包，从钱包里掏出钱和银行卡。又拎起腰包打量，腰包的带子断过，打了个结；打开腰包，从里边又掏出一大叠钱。掏完钱，拿出一身份证，看着念：

“刘跃进。”

仰起脸问：

“你叫刘跃进？”

杨志自认倒霉，不再理他。但这也臊不着谁，那人低头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对着一身光的杨志端详：

“不像呀。”

杨志这才明白，祸从老甘的“忻州食府”起，一切都怪这腰包。自己在“忻州食府”，从腰包里掏钱，被瘦小的张端端看到了。

第二章 任保良

6

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或入别人家盗窃，刘跃进不上街，也不去别人家，偷东西就在工地。在工地也不偷盘条、电缆和架子管，就偷工地的食堂。刘跃进是个厨子。偷食堂也不在食堂，在菜市场。刘跃进每天早起，要到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也不偷，韭菜、萝卜、白菜、土豆、洋葱、肉等，明码标价；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就能讨价还价；一斤便宜五分钱，几十斤下来，就能省出几块钱；固定一个摊买，不朝三暮四，又有讲究；还有肉，瘦肉，五花，或只买脖子肉，价钱又不一样。大家说，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但贼被捉住才叫贼，刘跃进这贼无法捉，就不能叫贼。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

“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十六年前，任保良，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刘跃进有一个舅舅，在洛水监狱当厨子。舅舅叫牛得草，大眼睛，四十岁之前，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世间万物，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前，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模糊之后，开始高门大嗓，见人就说：

“别看眼睛瞧不见，我心里清楚着呢。”

牛得草眼好时，刘跃进随娘走姥娘家，牛得草不大理人，刘跃进有些怵他。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但架子很大。大不大在厨子，而在“监狱”。集市上饭馆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好；监狱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差；犯人吃饭，想做好，也没条件，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顿皆是：咸菜、粥、窝头。到饭馆吃饭的人，饭菜差了就骂厨子；监狱里的犯人，吃好吃坏，都不做声；见了厨子，反倒低声下气。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

“妈拉个×，普天下，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哪见吃饭的伺候做

饭的？”

高门大嗓后，人欺他眼看不见，同事，熟人，见面爱抹他脖子。“吧唧”一声，从脑袋抹到脖项，转身走开，牛得草不知是谁。这年冬天，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牛得草带他去集上，给监狱买咸菜疙瘩，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

“操你娘！”

那人被骂急了，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刘跃进哭了，聚上来许多人。牛得草也骂刘跃进：

“玩儿呢。”

待走出集市，抚着刘跃进的头：

“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落下泪来。从此开始亲近。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刘跃进已娶了老婆。当时任保良开卡车跑长途，贩煤，贩粮食，也贩化肥和棉花；分季节，啥赚钱贩啥。这天从江苏高邮拉了一车活螃蟹，往陕西潼关运；走到洛水路卡，被警察扣下。车超宽，也超高。任保良悄悄塞到拦车的警察口袋里二百块钱，警察没说什么；任保良开起卡车要走，从岗亭又下来一警察，重新检查他的证件，说他手续不全，又要扣车。任保良不愿再花钱，看看车上的活物，螃蟹们吐着沫，瞪着眼睛在着急，任保良也着急；检查证件的警察又来找茬没啥，收了他钱的警察也不帮他说话，转身走开，惹恼了任保良。任保良上去揪住他，让他还钱；这警察也急了，说没收他钱，两人撕巴起来。警察抽出警棍打任保良，任保良挨了三下，夺过警棍，打了警察一下。警察三棍打在任保良肩上、腰上和背上，任保良一棍打在警察头上，登时冒了血，人“咕咚”一声，倒了。砸别人头事小，砸警察的头，事就大了。本是轻伤，也就出了点血，经医院鉴定，成了重伤，脑震荡，加上妨碍公务罪，任保良被判了两年零八个月。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冯爱国因偷了邻村的牛，一头母牛，带两个牛犊，被判了八个月，也住在监狱。李家爹娘死得早，李爱莲从小由姑姑带大。监狱一个月让探一回监，这天不是探监的日子，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去了监狱，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牛得草把冯爱国从号子里叫出来，把他带到监狱厨房，把烧鸡扔给他，让

他蹲到墙角去啃。待烧鸡啃了一半，号子里有人喊：

“我叫冯爱国，我叫冯爱国。”

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是河北的任保良。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冯爱国这两天拉稀，去了茅房，任保良顶着冯爱国，来啃烧鸡。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

“妈拉个×，河北没有烧鸡？”

又上去用脚踹：

“欺我看不见是不是？外头欺我就算了，你们也敢欺我？”

又抄起擀面杖，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嘴里还嚼着烧鸡，有些不忍，上去拉牛得草：

“舅舅，算了，不就一只烧鸡？再打，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

任保良这时哭了：

“不为吃口鸡，两年多了，没一个人来看我。”

两年零八个月到了，任保良出狱了。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去时，带了十只白条鸡。五年过去，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但有书信来往。又五年过去，刘跃进离了婚，心中正在烦恼，便离开河南洛水，来北京投靠任保良，在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刘跃进懂这个理儿，私下叫“保良”，一有人，马上改口“任经理”。任保良看他懂事，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一起喝酒的几个民工，在议论任保良；民工议论包工头，难有好话；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酒前说话过脑子，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说现在没啥，顺嘴秃噜，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如何因为一只烧鸡，在厨房挨打。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任保良不怵自己坐过监，动不动还说：

“妈拉个×，老子监狱都蹲过，还怕你们这些龟孙？”

但自个儿说行，别人说就不行了。或者，别人说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这一下，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显得自己心量小；便不动声色，还让刘跃进当厨

子，但不让他买菜；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提出走人。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投奔任保良，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专管买菜。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祸是酒惹的，也想一走了之，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但中国别的不多，人多，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等有了机会再说。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任保良瘦，叶靓颖胖，十九岁，二百一十斤。身胖，胸却是平的。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每天早起，骑一辆三轮车，屁股一扭一扭，到集贸市场买菜。买一道菜，记一道账。一把葱，一头蒜，都记在算术本上。一个月下来，密密麻麻，积了两大本。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一个月下来，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食堂吃的，却没有上个月好。月底结账的时候，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任保良把算术本“嘶啦”“嘶啦”撕了，扔到地上：

“不能不说，你是个老实人。”

又感叹：

“用老实人，还不如用个贼。”

又撤下叶靓颖，让她在厨房馏馒头、蒸大米，重新把买菜的事，还政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嘬着牙花子说：

“任经理，岁数大了，说起这买菜，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

还替叶靓颖说话：

“真不能怪咱外甥女。”

直到任保良急了：

“刘跃进，你操过我的娘，我也操过你的娘，别再装孙子了。再拉硬弓，我真让你滚蛋！”

刘跃进这才骑上三轮车，笑咪咪地去了菜市场。